

台灣

古
龍



封神榜

下

“说你们是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诚是一点不错……”他话方说至此处，尚姑娘忽地朝他连连摇手，阻断他未完之言说道：

“匡兄且别插嘴，我来告诉他们好了。”话落，便转向对方三人语声冷峻如冰地说道：

“谷中藏珍乃‘纯阳门’第四代掌门所遗，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悠然闲立在旁边的“不老书生”说道：

“他便是‘纯阳门’第六代传人，我所说的主人也就是他，你们想要奇书藏珍，只要问他答应不答应便可以了。”

匡文扬和疯老化子二人闻言，不由齐都一愕！

虽然，“不老书生”确是“纯阳门”的第六代传人，但是他二人都未料想到姑娘说到末了，竟然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在“不老书生”的身上，让“不老书生”去应付三人，这实在太不该了。

可是，“不老书生”对姑娘此举，好像早就在意料中似地，闻言竟是毫不介意地朝姑娘微微一笑。

原来姑娘不但聪慧绝伦，而且心机深沉多智，她虽然不认识对方三人是何许人物，但是自对方现身，她从疯老化子的脸色勃变，以及对方三人的轻功身法，眼神，满脸青气上，已经看出对方俱都是功力绝高，身怀歹毒阴功，不好对付的魔头！

因为“不老书生”只掠扫了对方三人一瞥，便即视若无睹，而且那一瞥中曾微现不屑之色，一闪而逝，知道“不老书生”一定认识对方，于是，心中便不禁微微一动，

而将责任关系推到“不老书生”身上。

同时，她心中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她如此一说，对方定必要向“不老书生”喝问，要“不老书生”交出奇书藏珍，很可能因而动手相搏，她想藉着这个机会，看看这位一百五十二岁高龄老人的武学功力，和这三个自称也已活了一百多岁的魔头的武学功力如何……

匡文扬一愕之后，不由剑眉双皱地目注姑娘说道：

“你……”

他嘴唇才动，甫说出一个“你”字，姑娘竟已迅快地嗔道：

“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她话声未落，对方那个被称做老大之人，已经双眼碧光如电地射视着“不老书生”发出一声刺耳凛人的桀桀怪笑，喝道：

“小子！她说的对吗？”

“哼！”“不老书生”轻“哼”了一声，没有说“对”，也没有否认。

“小子！你‘哼’什么，怎不回答老夫？”

“不老书生”微微一笑，神色从容地说道：

“戚老大！你弟兄最好识相点趁早离去，休要在我老人家面前张牙舞爪的惹我老人家生气。”

原来这三人乃是百年之前，甫出江湖就以一身奇绝歹毒阴功名震江湖，无恶不作的“祁连三凶”戚成礼、戚成义、戚成信。

戚氏兄弟消声匿迹，不出江湖已近六十年，但是为了何故，江湖上却无一人知道他弟兄消声匿迹的内情！

将近六十年未出江湖，按说当今江湖上能够认识他弟兄之人，为数已是甚鲜，而这个看来年龄不足五十的中年书生竟然直呼戚成礼为“戚老大”，认识他弟兄，戚成礼心中不禁大感诧异地目注“不老书生”问道：

“你认识老夫弟兄？”

当然，这是因为戚成礼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年书生，便是那八十年前单掌毙八怪，一指毙天鹏，终年黑巾蒙面，从不以真面目示人的“不老书生”，否则，此刻他心便不会是诧异，而是惊骇了！

“不老书生”点点头，缓缓地说道：

“奇书上所载，虽是罕绝武林的奇学，但是与你弟兄所练的武功路道却是截然不同，也不能练，所以我老人家奉劝你弟兄别想要它了，就此离去吧。”

戚成礼问道：

“奇书上所载的是什么武功？与老夫弟兄的武功怎样不同？为何不能练？你是什么人？既然认识老夫弟兄，怎地还敢在老夫弟兄面前自称‘我老人家’？如此无礼，目无尊长。”

“不老书生”忽然哈哈一笑，道：

“戚老大！你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老人家实在懒得一一回答你，只有四个字可以奉劝。”

“那四个字？”

“少问！快走。”

戚成礼忽然桀桀一声狂笑道：

“小子！你是想找死么？”

“不老书生”面色陡地一沉，喝道：

“戚成礼！你真不听我老人家的劝告？”

戚成礼嘿嘿一声冷笑，厉声喝道：

“小子！你最好少废话，乖乖地将奇书藏珍献给老夫弟兄，老夫还能免你一死。”

“不老书生”眉头微微一皱，道：

“这么说来，你弟兄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不错！你小子既然认识老夫弟兄，想来定必不会不知道老夫弟兄所练‘九玄阴功’的厉害吧。”

“不老书生”一声冷笑，道：

“你弟兄所练‘九玄阴功’虽是歹毒绝伦，中人浑身抽搐，血脉必然僵化而死，但是还绝对伤害不了我老人家一根汗毛。”

戚成信忽然阴森森地一笑，喝道：

“小子！说大话有什么用，你且接老夫‘九玄阴功’一掌试试。”

话落，单掌倏吐，推出一股阴寒的劲气，直朝“不老书生”当胸击去！

“九玄阴功”乃秉地底极阴之气练成，歹毒绝伦，中人必死，但是“纯阳门”至阳至刚“纯阳神功”却正是它的克星，否则，“不老书生”纵然武功盖世，功力高出他弟兄

多多，只怕也不敢说出这种大话！

戚成信掌力击出，“不老书生”陡然哈哈一笑，儒袖一拂，拂出一股阳和的轻风，阴寒劲气立被消化于无形！

“祁连三凶”见状，心头不由齐皆骇然一震！

戚成信陡又一声厉喝道：

“小子！你武功果然不差，再接老夫一掌看。”

第三七章 戏耍三怪

喝声中脸上青气骤浓，已将“九玄阴功”提聚到十成，双掌缓缓提起，“不老书生”忽然朝他摇手喝道：

“戚老三，你且慢动手，我老人家有一句话要问你。”

戚成信虽已提聚十成阴功，提掌待发，闻言却不得不暂时停住，瞪视着“不老书生”沉声喝道：

“小子！你有什么屁快放吧。”

“不老书生”脸色沉寒如冰，双目陡射寒电般的精光，威凌逼人地缓缓地扫视了戚氏兄弟一眼，冷冷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你弟兄是不是想再静坐三十年？”

“呵……”

“不老书生”这一句话，直如万钧重锤般地猛击在戚氏兄弟的心坎上，不由心头狂震，脸色剧变，同时脱口惊“啊”出声，身形更是不由自主地齐皆连退了两步，惊骇失措的神情现露无遗！

“不老书生”一声冷笑，道：

“现在你兄弟总该知道我老人家是谁了吧？”

戚氏兄弟略为镇定了一下惊骇的神情，三人互相地望了一眼之后，戚成礼忽然桀桀一声怪笑道：

“这么说来，当年暗算老夫弟兄的便是尊驾了？”

“暗算？”“不老书生”忽然哈哈一笑，道：

“当年我老人家虽未现身与你弟兄正式动手，但却已发话警告过你兄弟，要你兄弟赶快离开，不得逞凶作恶，是你兄弟自不量力，不但不听我老人家警告，并且还暗使诡谋，妄想合你弟兄三人之力迫我老人家现身，要我老人家的性命，我老人家这才施展‘游龙潜影’身法，和你弟兄捉迷藏玩，虽然意含戏弄，但却明示着要你弟兄知难而退。哪知你弟兄竟是执迷不悟，并且破口大骂，秽语连珠，这才恼得我老人家气起来，遥空各赏了你弟兄一指，你说技不如人，反而说我老人家暗算，我老人家实在替你们觉得羞惭。”

“祁连三凶”戚氏兄弟乃是生性凶恶之徒，他们既已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年书生，便是五十年前隐身暗中戏侮他弟兄，点了他弟兄各一指的，几乎使他们失去一身功力，一直枯坐了三十年始才恢复了武功高绝的人物，心中不由顿时怒火陡升！

对方武功绝高，深不可测，虽然令他们极为凛惧，但是，他们自恃三十年枯坐，二十年苦练，武功功力均皆较当年高深三倍还多，认为对方武功再高再深，也绝禁不住

他弟兄三人的联手合击！

三十年枯坐之恨，已成刻骨深仇，只因不知当年之人是谁。如今既已对面，此仇岂能不报？不报则心头刻骨之恨怎能得消？……

是以，“不老书生”话声一落，戚氏兄弟三人便又再度互相地望了一眼，戚成礼陡地发出一声凜人心弦的冷笑，喝道：

“匹夫！休要狡辩，妄称口舌之能。当年之辱，老夫弟兄正因寻不着主儿，无处可报而感遗憾，今天你竟自己招认，正好还账，你准备动手受死吧。”说至此处，忽地沉声说道：

“天风定位。”

声落，身形倏地向左挪移三尺，凝神卓立。

老二戚成义见状，急忙接着沉声喝道：

“地灵地煞。”

喝声中身形电闪，飘至“不老书生”左后方站立。

老三戚成信也跟着足下挪移，在“不老书生”右后方立定，沉声喝道：

“人中人杰。”

“祁连三凶”竟布下了出道江湖以来，从未露过的“三才玄阴阵”，各按方位站立，将“不老书生”围在阵心中央！

“三才玄阴阵”布成，老大戚成礼便即嘿嘿一声狞笑，喝道：

“匹夫！老夫弟兄为要好好接待你，已布下生平从未一用的‘三才玄阴奇阵’，只要你能闯出阵去，老夫弟兄便认败服输，从此绝迹江湖，不再找你报复！”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一样，以他弟兄视为威力奇绝，天下无人能够闯得出去的“三才玄阴阵”，都不能困住“不老书生”，如何还能动手，不认输行吗？

“不老书生”闻言，眉头不由微微一皱，心中暗自盘算；阵按三才，变化无论如何奇奥诡异，他深谙阵法，皆所不惧，只是，阵法的威力因人而异，“祁连三凶”均是怀具百年内功修为，武功高绝，较他低得并不太多的人物，这种三才阵在他们手下施为出来，威力自是不同，他能不能够安然闯得出去，实在没有一点自信把握！

他心中一阵暗自盘算之后，目光倏射慑人威凌地，灼灼注视着戚成礼，缓缓地沉声喝道：

“戚老大！你真要逼着我老人家出手么？”

戚成礼一声狞笑，道：

“你不想动手也可以，只要你将奇书藏珍全部献出，然后自断双手一足，老夫便留你一条活命。”

“除此而外，别无商量的余地么？”

戚成礼冷冷地道：

“还有一条路可走。”

“哪一条？”

“死。”

“不老书生”心中不禁怒火陡升，仰首纵声发出一阵震

天的哈哈狂笑，直冲九霄，震得人双耳生疼，心胸血涌！

戚氏兄弟一个个都不禁脸色勃变，心头凛骇至极！

此老当年虽也是一个嫉恶如仇，心狠手辣的人物，但是八十年后的今天，心性已经大改，实在不愿再沾血腥，多造杀孽，是以，他心中虽已怒火陡升，而在一阵仰天狂笑的发泄之后，便即抑制地目注戚成礼问道：

“戚老大！你自觉你弟兄的武学功力，较诸当年的‘阴山八怪’如何？”

“不老书生”此问实在太已出人意外，戚成礼不由微微一愕！问道：

“那‘阴山八怪’已死八十多年，尊驾怎会忽然想起他们，来拿他们的武功和老夫弟兄作比？”

“不老书生”含蓄地微微一笑，道：

“少停自知，请先回答我老人家，你弟兄的武功比他们如何？”

戚成信忍不住厉声喝道：

“匹夫！你想拖延时间么？”

“不老书生”哈哈一笑道：

“戚老三！你尽管放心，阎王注定三更死，我老人家焉敢随便留人到五更。”说罢，目视戚成礼接道：

“戚老大！仍请回答我老人家的问话。”

戚成礼略一沉吟，道：

“只高不低。”

“是指个人而言？”

“嗯。”

“如果以二对一呢？”

“难胜。”

“不老书生”忽又微微一笑道：

“如此说来，如果八怪联手，你弟兄必败了？”

“不见得。”

“为什么？”

“老夫弟兄如果布出‘三才玄阴阵’对付八怪联手，只怕……嘿！嘿！……”

“只怕”怎样？并未说出，只是一声“嘿嘿”而止。

“不老书生”接着说道：

“只怕胜负难料，是不是？”

戚成礼嘿嘿一笑，道：

“不错。”

“不老书生”双目忽又射出两道威棱凛人的电芒，射视着戚成礼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的沉声问道：

“戚老大！你可知道‘阴山八怪’当年是怎么死的？死在谁手里的？”

戚成礼一怔！但旋即一声冷笑，道：

“尊驾问话实在使人莫测高深，八十年前‘不老书生’单掌劈八怪，一指毙天鹏之事迹，名震天下武林，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难道还是死在你……”

说至此处，心念忽然一动，目注“不老书生”问道：

“尊驾是‘不老书生’的传人？”

“不老书生”摇摇头道：

“你们可曾见过‘不老书生’其人？”

戚成礼道：

“单掌劈八怪老夫弟兄虽未目睹，一指毙天鹏时，老夫弟兄恰曾在场。”

“你知道那一指是什么功夫指力？”

“不知道。”一句“不知道”出口之后，忽然感觉甚为丢脸，是以便立即补充地接道：

“可能是佛门‘金刚指’的功夫。”

他不补充还好，这一补充，直听得静立在旁边的匡文扬和疯老化子心中暗暗好笑不已，那尚姑娘却是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戚成礼瞪目怒道：

“你笑什么？”

尚姑娘冷冷地道：

“你要是听着不舒服，便塞起耳朵做聋子好了。”

“哼！少停老夫必然叫你识得厉害。”

尚姑娘一声冷“嗤”，道：

“少说大话，还……”

姑娘话未说完，“不老书生”忽然朝她摇手阻止她，目视戚成礼说道：

“戚老大！你既然见过‘不老书生’，可还记得他的样子？”

戚成礼点点头，反问道：

“尊驾也见过？”

“不老书生”微微一笑道：

“不但见过，而且还很要好。”

第三八章 三才玄阴阵

戚成礼不由愕然一怔！问道：

“他还活着？”

“你怎地没死？”

“尊驾和他是什么关系？”

“关系极深。”

“怎样深法？”

“深到不分彼此。”

疯老化子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

“戚老大！他们的关系你最好别问了，如果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疯老化子就告诉你好了，他便是……”

说到这里，语声忽地一顿，戚成礼紧接着问道：

“是什么？说。”

疯老化子故意吁声一叹，摇摇头道：

“算了！还是不说的好。”

“为什么？”

赶尽杀绝

疯老化子双目陡地一翻，问道：

“你真要我说？”

戚成礼一声冷“哼”，道：

“除非你不敢说。”

疯老化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沉声说道：

“不老书生。”

戚成礼心神不禁猛然一震！满脸骇愕之色地问道：

“他是不老书生？”

戚成义、戚成信也都不禁脸色齐变，自心底深处升起一股森森的寒意，直冲脑门。

“不老书生”接口说道：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戚成礼心神略定，陡地暴声桀桀一阵狂笑，道：

“你冒充得未免太过离谱了。”

“不老书生”道：

“你以为我老人家是冒充？”

戚成礼冷冷地道：

“想那‘不老书生’八十年前，便已是七八十岁之人了，到今天是不是还活着，已是问题，你年纪最多也不超过五十岁，岂能冒充得了？而且，那‘不老书生’终年黑巾蒙面，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说至此处，微微一顿，倏地沉声喝道：

“今天不管你是谁，要不献出奇书藏珍，自断双手一足，便体想活命。”

“不老书生”一见“祁连三凶”戚氏兄弟竟然如此不识相，心中抑制住的怒火，不由又陡地上升，脸色沉寒，目射冷电地沉声喝道：

“你弟兄不后悔？”

“废话多说何用。”

“不老书生”脸容忽地一肃，朝俊立着的匡文扬抱拳一拱，朗声说道：

“云朴恭请掌门人谕示！”

戚氏兄弟一见如此情形，心中虽是极感惊奇，但却更笃定，认为此人决不是那位武功罕绝无伦的“不老书生”。

匡文扬一见“不老书生”忽然向他请示，一时不明“不老书生”何意，不由微微一怔！茫然问道：

“云老的意思？”

“不老书生”恭敬地说道：

“云朴拟将他弟兄略施薄惩，以为贪欲之戒，不知掌门人以为如何？”

匡文扬闻言，心中不由颇感好笑地暗道：

“这种事情如何处理，你自能作主，却问我作什？……”但他乃智慧超人之人，心中甫一暗忖至此，忽然意念一动，便顿时明白了“不老书生”此举的含意，旨在提高他在武林中的地位辈份。

于是，他便含笑地说道：

“照你的意思办好了。”

“不老书生”点头答道：